

第二十六章 陰寒的裝備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監察院三處這些古怪官吏說範閑身材不錯的意思是：範閑的身材很標準，剛好和三處研製出來的配件能夠契合，而不需要重新改過大小，意思就這麼簡單。

範閑穿上那件衣服，皺了皺眉，想起來了自己五歲時候的那個夜晚，費介老師摸進臥室時，穿的好像也是這種衣服，這衣服特別耐撕。

冷頭目解釋道：“防火效能有，但不強，能有效減輕銳鋒兵器的殺傷力，但如果對手拿的是開山斧，小師弟你還是躲一躲。”

範閑苦笑，將雙手攤開，發現式樣倒是京中時新模樣，隻是後麵多了個隱著的連衣帽。

“將暗弩取了。”冷頭目一眼就瞧出了他左手小臂上的那把暗弩。

範閑歎口氣，有些依依不舍地將陪伴自己四五年，極少離身的暗弩放到了桌上。

冷頭目看了看他手臂的粗細，打開桌上的一個盒子，取出一把式樣小巧，渾身塗成黑色的暗弩，仔細地安放在他的袖子裏，調試了一下，又看了一眼範閑剛剛取下的暗弩，皺眉道：“什麼破爛東西，七年前的型號你居然也一直在用。”

範閑苦笑道：“夠用就好，我很知足。”

冷頭目向自己的師弟認真解釋暗弩的構造和發射原理：“...這是連弩，不過體積太小，所以隻能容納三枝，這三枝上麵用的是甲四號毒，師弟應該了解。”

範閑了解，三處甲四號毒是金瓜葛的毒液，見血封喉，小指微動試了一下板機的手感。皺眉問道：“我需要三丈的距離。”

“隻能保證一丈，三丈的距離，不能保證射中眼睛咽喉或者是陰囊。”冷頭目很平靜的說道：“至於你的匕首，是費師伯最心愛的短武器，鋒利無比。所以那件就不用換了。這裏有些偏門武器，還有些輔助工具，由於不知道你此次需要進行那些方麵的任務，所以你自己挑一挑。”

範閑知道這次挑選對於自己在北齊的行動會有很大的影響，所以很認真地看了許久，最後挑了幾樣東西，卻沒有選擇一種可以彈射出十丈高的攀牆爪。

一位三處官員有些好奇。說道：“提司大人，雖然下官不知道具體任務。但想來總是不免要進北齊皇宮去逛逛，看有些什麼好東西順手撈回來，那北齊上京皇宮的城牆，可不比咱們京都皇城矮。”

這話說得很天真，很單純，很有王啟年的捧眼風。惹得範閑笑了起來，他看看那個設計精巧的鐵爪，搖搖頭，沒有解釋什麼這個世界上能比他還會爬的人，還沒有出現。

“毒藥這種事情，費師伯說過，你的天賦遠在三處人員之上，所以我們沒有準備。”冷頭目又仔細檢查了一遍範閑身上的裝備。有些滿意地點點頭。

範閑流著口水說道：“可是我差材料。”

冷頭目來了興趣：“差哪些？”

“貓扣子，砒石，馬錢子，南海樟。”

“貓扣子苦味太重，而且和你這次的計劃不相配。”冷頭目好奇說道：“砒石馬錢子都很常見。”

範閑苦笑道：“我現在身份，還真不方便托人代買這種物事，很容易引人注目。”

“那再整點兒哥羅芳吧。老師前年才試驗出來，很有效的mi藥。”冷頭目興奮說道：“比馬錢子好。”

範閑更加興奮，連連點頭：“但是砒石一定要，我在澹州的時候曾經試過，這東西好用，比箭毒的反應更快。

師兄弟二人一說到毒藥這種東西，就開始變得職業性亢奮起來。二人身邊的三處官員也都是同類中人，於是圍上都去，展開了熱熱烈烈的討論，爭論哪種毒藥能讓人死的最慢，死的最痛苦，哪種mi藥能讓牌坊下住著的寡婦馬上變成流晶河上最凶猛的動物。

總之，監察院三處是一個變態的部門，這裏住著一群變態的人

從三處出來之後，王啟年發現今天的範提司大人遠不如平日那般沉穩，清秀的麵容上帶著一絲亢奮的淡紅，倒似是做了某些...事情。

範閑眉飛色舞說道：“天天扮才子，真是太辛苦，還是在這種地方討論一下生活實用技術比較幸福。”

變態三處的變態老祖宗費介先生，此時正端著一杯茶，在長廊盡頭似笑非笑，略帶一絲滿足看著自己的年輕學生。

“要不然你就留在三處吧。”費介與學生一道往前走著，輕聲說道：“北齊不要去了，朝官也不用當了，內庫也不要理了，安安靜靜地過完這輩子倒也不錯。”

範閑沉默著，知道老師是在擔心自己。

“你小時候很安靜，但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。”費介的雙眼有些渾濁，淡淡褐色顯得有些沉積。“入京之後，你的心防更加牢固，但是權力這種東西，是很容易讓你迷失的，你到底請不清楚自己想要什麼？”

範閑略沉吟一陣後，恭敬說道：“學生清楚。”

費介忽然嘎嘎笑了起來：“如果你想走那條路，就要學會殺人，舍得殺人，享受殺人。”

範閑苦著臉說道：“學生又不是小變態。”

費介眨眨有些疲憊的雙眼，咳了兩聲後說道：“這個世道很變態，你若不變態，又怎麼玩轉過來？”

範閑在費介的麵前，總覺得自己還是當初那個拿著瓷枕的小孩子，甜甜笑道：“玩也分很多種的嘛...對了老師，為什麼先前院長大人看見我後會歎一口氣。”

“嗯，也許是有些失望，你不像小姐當年那麼...囂張？”

範閑愁苦著說道：“好男不和女比。”

說完這話，他就拉著老師的手往一石居去了，今日定要大醉一場，反正整個京都都已經知道了他與監察院的關係，何必再避著什麼。隻是苦了後麵的王啟年，氣喘籲籲地捧著一大堆卷宗，知道這些卷宗是絕密情報，哪敢怠慢，更不敢跟著去一石居飲酒作樂，隻得趕緊喊了自己屬下的那些密探前來小心戒備，滿心不安地坐著馬車開往範府

太子殿下滿臉陰鬱地坐在東宮之中，手裏握著酒杯不停用力，手指微微顫抖著，半晌之後，才從牙齒縫裏吐出一句話來：“為什麼宮裏的這些女人們，從來都沒有學會安份？”

太常寺辛少卿不敢夾話，他知道太子殿下今天的心情特別不好，這段日子裏發生的事情，實在令整個東宮都感到異常憤怒與惱火，就連一向溫和的太傅夫人都發了幾次脾氣。

先是春閨弊案之事，其實東宮方麵是此次弊案之中受損失最小的一方，十幾位被捕官員中，真正屬於東宮方麵的，廖廖可數。雖然說禮部尚書郭攸之的倒台，在官員們的眼中，是太子方麵一次不可承受的損失，但上次夜宴之後，太子發現郭保坤竟然隱約聽的是別人的話，逐步也就發現了原來郭家竟是長公主那邊的螞蚱。

所以此次範閑將郭攸之扳倒，太子非但不怒，反而有些隱隱欣慰。

“誰也沒有料到，小範大人竟然是監察院的提司。”辛其物微微皺眉，他與範閑喝了很多次酒，怎麼也沒有想到一臉溫柔的範閑，竟是那個特務機構裏的高級人員。

太子李承乾搖了搖頭，臉上的陰寒依然未去：“範閑是個懂事的人，他揭弊案主要是職司所限，事先未與本宮溝通，也屬應當。隻需看事中，範閑給足了本宮麵子，我也不會太過怪他，更何況那日婉兒妹妹專程入宮，將範閑的親

筆信遞了過來，我相信他不是有意針對本宮。”

辛少卿與範閑交好，當然更希望東宮能夠在監察院裏擁有範閑這樣一個強助，連連點頭表示同意：“不錯，範提司事前雖未言語，但事後做足了補救功夫...可惜，他馬上要出使北齊，不然下官應能出麵安排他來拜見太子。”

太子吟哼一聲，重重地將酒杯擱在了桌上，怒道：“如今就算要見，難道範閑還敢對本宮推心置腹？刑部那件事情鬧得滿城風雨，雖然宰相與範尚書如今都沒有什麼動作，但他們難道不知道韓誌維與本宮的關係？隻怕範家恨本宮都來不及，更何況投靠。”

辛少卿黯然無語，知道太子在此事的處理上真可稱得上的持重英明，怎奈何，這東宮的主人卻是有兩位。

一主一臣正不甘心的時候，忽聽得外間太監高聲宣道：“皇後駕到！”

辛少卿看了太子一眼，用眼神示意殿下一定要控制住情緒，然後搶先跪到一邊，對推門而入的皇後殿下行了大禮，告退出宮。

生著一雙丹鳳眼的皇後靜靜注視著自己的兒子，沉默不語。

太子滿臉微笑坐在一旁，卻不肯看先說些什麼。

皇後咬咬了下唇，眼中閃過一絲失望與悲傷，忽然一抬手，便是一個耳光扇了過去！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